勇御强敌护津门

—— 清军与英法联军大沽之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满于已经得到的利益。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全面打开中国的大门，1856 年至 1860 年间，英法两国在俄、美两国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两次进犯大沽，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攻占广州。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带兵乘船北上，企图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迫其签订新约。1858 年 4 月，英法舰队到达大沽门。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 6 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进行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 15 公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 4 座，仅有守兵 700 人。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后，直隶总督谭廷襄与直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提督张殿元等率兵约 8000 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 2000 余人，携炮 30 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

到 5 月 19 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 30 艘。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 16 艘舰艇和 20 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 2000 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次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上午 10 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这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 3000 人，大炮 200 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重创敌军，击沉敌舢板 4 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11 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 50 只火船、火筏，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拨开，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他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南炮台炮墙也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士兵伤亡甚众。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卫炮台的清军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正当炮台防兵与敌人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军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

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

5 月 24 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溯白河而上，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于 6 月 26 日和 27 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登州等为通商口岸 扩大领事裁判权 对英、法赔款 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南返。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谕令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到达天津，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 4000 人。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 4 座增至 6 座，每台守兵约 400 人。海口南岸炮台 3 座，北岸炮台 2 座。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 3 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3 处炮台共安设火炮 60 门，其中有 6000 公斤大铜炮 2 门、5000 公斤大铜炮 9 门、2500 公斤铜炮 2 门、西洋铁炮 23 门。在各炮台周围均筑有坚固的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排列 3 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

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尤其是对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1859 年 6 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用武力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决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 月 20 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早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上将率领，共计舰船 21 艘，其中有英国“复仇者”号等蒸汽舰 7 艘、炮艇 10 艘、运输船 2 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 1200 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枪发炮，恣意挑衅。

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又要他不要立即开枪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置之不理，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

6 月 25 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 13 艘，从拦河沙内距炮台约 13 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

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在联军舰队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守卫在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 3 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负鼠”号导航,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炮台围墙深厚，可以抵御敌人的炮头，而且各炮台口门正好对着敌人的舰船，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激战至下午 4 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被击毁，舰上的 40 名水手仅 1 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

下午 5 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法联军陆战队 1000 余人,分乘帆船、舢板 20 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到海口铁戗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然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 3 座炮台。南岸炮台外是一片泥泞地，并有 3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行，处境十分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枪队和鸟枪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匍匐前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无奈步枪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卫炮台的清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他们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场。

这次大沽之战，参战的 13 艘英军舰艇中，有 6 艘丧失了战斗力,有 4 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 1200 人,死伤 578 人。参战法军约 60 人,死伤 14 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兵力不足，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 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清军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兵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外国侵略者的。

关系北京安危的战役

——清军与英法联军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政客们一片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借以“教训中国人”,让英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主人”。1860 年春,英、法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组织了新的侵华联军，出动船舰 200 余艘，英军 18000 名,法军 7000 余名，分别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开来中国。侵略军于 4 月占领舟山,5、6 月进踞清泥洼(大连)和烟台,7 月底闯到大沽口外。

僧格林沁作为津沽前线的统帅，只集中力量守大沽，对北塘没有设防。1860 年 8 月 1 日,英、法军舰 30 多艘由“俄夷引路,占踞北塘”。8 月 12 日，侵略军万余名全部登陆后向新河与军粮城发动进攻。僧格林沁所部蒙古骑兵英勇冲锋反击。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清军伤亡惨重。此后，塘沽和大沽炮台的士兵在侧背受敌的不利条件下，顽强坚持抵抗。尽管他们伤亡枕藉,但活着的人坚守炮台,“继续战斗,直到他也同他们的战友一样倒下”。清政府并无抵抗决心，听到塘沽和军粮城失守、大沽被围后,虽曾发兵增援,但咸丰帝却手谕僧格林沁，要他离营撤退,说什么“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主帅避走,大沽炮台失守,天津也随即陷落。清政府急忙

派桂良、恒福等人向侵略者乞和。在谈判中，额尔金和葛罗提出了远比 1858 年《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清政府坚持先退兵，并不许带兵进京换约。英法联军在俄国公使的煽动下由河西务直犯通州。清政府一面命令僧格林沁率部防堵，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与英、法议和。双方争执不下，谈判中止。

9 月 18 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 17000 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 4000 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 10000 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 4000 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守达 30000 余人。

联军首先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率领军队顽强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只得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迅速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 日，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十余公里外，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驻守八里桥的清军

总兵力达 30000 人，其中马队近 10000 人。上午 7 时,联军以法军为主,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部署：马队首先出击，而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双方军队一交战，清军马队立即向敌人冲去。他们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一边冲锋,一边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有一部分骑兵冲至距离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经过 1 个多小时激战,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凭借战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联军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八里桥，使守卫该桥的清军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敌军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来因胜保中弹受伤，被迫率军退至定福庄。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而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未能实现，便率所部与西路的联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联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十分惊恐,在战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也早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一齐退至齐化门。联军占领八里桥。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十分震惊。咸丰仓皇出奔热河，以其六弟恭新王奕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向侵略者求和。10 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并洗劫和焚毁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 10 月 24、25 两日，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下，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

在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中，清军节节败退。其原因：第一，是由于清政府优柔寡断，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 衅自我开 ”,时而又要清军‘ 相机进剿 ”,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抗战的决心和战备。第二，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许多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 10000 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的大道两则，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因此战斗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八里桥战斗中，不汲取以往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另外，清军武器装备与英法侵略军相比落后，是清军战败的客观因素。当时，英法军队已装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线膛后装步枪和火炮等，而清军的武器装备却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区别，仍是鸟枪、抬枪和前装炮及冷兵器，严重影响了清军的战斗力。

远离后方,孤军深入
——太平军北伐之战

1851年1月，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称“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1853年3月下旬,太平军攻克江南重镇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改金陵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

但是，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清军向荣部从金田起义之初即与太平军周旋，尾随太平军从广西到江南，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不久即率军抵南京城外，在孝陵卫一带扎营，称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也在扬州附近建立江北大营。江南、江北大营的存在，对新生的天京政权是一个重大威胁。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巩固天京防务后，即发兵进行北伐和西征。太平军北伐之战，从1853年5月中旬誓师北伐开始,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前后两年，写下了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领兵北伐的两位将领是林凤祥和李开芳。他们都是广西人，自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他们屡立战功，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勇将。正因如此，天王洪秀全才把领兵北伐的重任交给了他们。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芳率军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 2 万余人。按洪秀全的指示，北伐军计划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北上增援，合攻北京。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经由皖北进军。起初，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北伐军在乌衣镇一带击败清军一部后，一路长驱北进，连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到达亳州（今亳州市）。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了许多劳苦群众扩大自己的队伍。 6 月 13 日，北伐军攻克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大量火药、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打算由此北渡黄河。刘家口商船云集，交通南北。如果从这里过河，就可以直入清军防御薄弱的山东。经山东进攻北京，阻力小，路途近，可以在清廷调兵布防之前，挥师急进，直取北京。但是，在太平军向归德进军时，山东的清军已趁机采取了防河战略。山东曹县地方官下令私渡并归大渡，并把船只尽归北岸，使太平军无船可渡。太平军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进逼开封。攻城不克，就撤往中牟县的朱仙镇。此时，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太平军的声势进一步扩大。

清军前线将领最初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失误，以为北伐军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因此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等到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北伐军于 6 月下旬撤离朱仙镇，到达汜水、巩县地区，在这里渡过黄河，攻破河南温县，进

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 300 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林凤祥等原以为可以迅速攻克，没想到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清廷对太平军北渡黄河、进围怀庆的消息感到震惊，连忙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将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清军以优势兵力对北伐军形成东、北、南三面包围之势。众寡悬殊，太平军三次攻怀庆城都没能攻破，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主动撤围西进。由于北伐军围攻怀庆达两月之久，贻误了进军京津的战机，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

太平军撤离怀庆后，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然后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 月底,北伐军经河南入直隶，攻克军事重镇临洛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部清军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迫近北京。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急忙调兵遣将，加强北京防卫，并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太平军，命令胜保为钦差大臣接替讷尔经额,命令僧格林沁屯兵涿州(今涿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10 月下旬向东进军，连破献县、沧州，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北伐军原想占领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很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引运河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胜保很快率队进入天津，僧格林

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这样,天津防御力量迅速得到了加强。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落空，便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天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速派援军。北伐军自从浦口出发以来，一直保持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扎下来，等待援兵，从而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太平军北伐中的一个转折点。至此，进攻北京已经不可能了。

胜保率 2 万余清军进攻由太平军驻守的静海、独流。胜保军以主力围困独流镇，少数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 27000 多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 4000—5000 公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僧格林沁奉命率部与胜保合力围攻。北伐军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整整坚持了 100 天,最后终因被围日久,粮弹均缺，援军又久等不至，不得已于 1854 年 2 月上旬突围，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胜保、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到束城，将北伐军再次包围起来。清军在束城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攻击。太平军凭垒固守。但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于 3 月 7 日乘大雾再次突围,进至阜城。但是,进至阜城不久，很快又被 3 万多清军包围。在和清军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胜保带领万余清军赶往山东防堵，阜城压力减轻。

按原定计划，太平天国在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兵

增援。但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及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腾出部队北上增援。北伐援军 7500 人，由夏官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直到 1854 年 2 月 4 日才从安庆出发，3 月上旬渡过黄河，进入山东境内。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因此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 3 月底进至距阜城仅 100 余公里的临清城下，兵力也扩充至三四万人。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4 月中旬,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城,但随即被数万清军合围。援军屡战不利,便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在清军的追击和地方武装的袭击下,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当时,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但是，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 月 27 日,援军南退冠县,部队溃散,北伐援军至此失败。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被杨秀清投入东牢。

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后，于 1854 年 5 月 5 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当天,清军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牵制清军，接应北伐援军,由李开芳率 600 精兵骑马自东连镇突围，进入山东境内,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有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

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到了年底，粮食几乎吃完了。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 3000 余人。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1855 年 3 月 17 日,清军对林凤祥固守的东连镇发动总攻。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北伐军大部阵亡。清军攻入连镇。林凤祥被俘，被解送北京后，英勇牺牲。

李开芳率部占据高唐后，胜保即率马队赶到。太平军又陷入重围。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李开芳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依城固守。胜保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多次粉碎了清军的进攻。1855 年 3 月,僧格林沁选精兵 8000 余人,抵达高唐城外，使围城清军增至 2 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得知这一情报后，故意网开一面，诱使太平军突围。李开芳未识破敌人的诡计，于 3 月 17 日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尾随跟至，重新将其包围，并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枪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枪射击，使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城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费时月余，挖成一条 60 公里长的水渠，引运河水至冯官屯，屯内粮草火药尽湿。5 月 31 日,清军进攻更加激烈。太平军粮弹俱尽,陷入绝境。李开芳率 80 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杀害。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悲壮地失败了。

太平军北伐之战的失败，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遭

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北伐之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战略决策失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金陵一偶之后，即派出仅 2 万余人的部队远离后方作战，深入清朝心腹之区，企图占领天津和北京，完全是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会招致失败。其次是援军派出太迟。如果北伐援军早日派出，与北伐军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结局可能大不相同。另外，机械执行指令也是北伐军失败的原因。北伐军进至天津外围后，即遵照洪秀全的命令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机动作战的优势，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但是，北伐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着饥饿和寒冷，同数倍于己的敌军英勇作战两年多,横扫六省,转战 2500 公里，连克数十城,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表现了革命的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对推动北方人民的反清起义，减轻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也起了积极作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